

1352
樹溪居士集

六

勝錄舉人臣范翔集

勝錄貢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樵溪居士集卷九

宋 劉才邵 撰

啟

賀葛祭酒啟

伏審光膺鳳檢榮總虎闈伏惟慶慰竊以師氏列於周
官專掌貴游之教事祭酒崇於漢室實求威重之洪儒
茲名實之相因必才德之兼備號爲妙選宜屬鉅賢恭
惟祭酒論德先生植德端方凝資冲粹覺民先而覩與

覩天巧以摛華高步詞場夙擅無雙之令譽飛英要路
益彰可大之遠猷華資既歷於錦窠師席繼聯於槐市
朝評歸重嘉績愈崇典禮奉常允從于時望頌財外府
未協于帝俞果膺溫綽之褒嘉俾領胄筵之教法士心
相慶重瞻模楷於鱣堂宸眷方隆行掌絲綸於鼇禁某
久依恩館尤切慶悰賀大厦之既成聊刷差池之羽處
洪鐘而願鑄遂成踴躍之金

賀魏司業啟

右某伏審肅膺制命榮貳成均丹扆急賢果頓還于舊
物銀袍交慶獲再仰於餘光况屬陶鈞豈勝欣躍恭惟
司業先生體全懿德業懋遠猷稟岳秀以凝姿擢天葩
而絢采學窮道蹟識照事機垂多士之楷模為斯文之
龜鑑親逢華旦自結主知飛逸步於朝端騰休聲於輿
論星軺攬轡聊分衣繡之榮芝檢出綸果被賜環之召
殊眷已傳於晝接要塗竊慶於亨衢槐市育材暫資裨
贊齋宮視草行被寵升某稟質蕪庸受知有素逖瞻恩

館思伏砌以無由倍積慶悰第依風而結戀仰祈珍毓
垂副願懷

賀張侍郎啟

伏審祇膺帝制榮貳春官凡屬鈞陶同增欣躍恭惟禮
部侍郎稟天間氣命世真才道獨覺於民先識潛通於
象表卓爾照人之高韻富哉經世之遠猷虎視英躔士
論聞風而嘆服鯨遊學海詞源孰測其幽深既峻陟於
殊科遂騰蹇於要路代言鳳閣煥五色之明綸仗節雞

林撫三韓之遺俗惟嘉績之既懋致殊眷以益隆爰總
領於師儒暫承宣於屏翰果膺馳節之迅召進處挈囊
之近司密亞秩宗班列重聯於玉笋登崇碩德姓名行
覆於金甌某樸樸散材迂踈末學備員庠序幸託庇庥
仰覲台光顧承顏之有素預聞驛報思望履以無階忻
忭之私揮毫莫既

謝太守舉狀啟

右某伏准照牒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小知堪賤

居慚模範之非宜大治兼收遽辱陶鎔而不棄仰台光
之俯照顧庸品以難勝恩溢望初愧生榮表竊以垂雲
之翼假高風以迅征照乘之珠逢哲匠而騰價不能自
達在物皆然况夫有待以致身鮮或不伸於知己茲實
古今之通軌存諸竹素之舊傳惟激濁揚清既悉歸於
深識故搜竒取異無復歎於遺才助成構厦之功益煥
知人之鑑爰自汲引之途既異品題之論聿興得名緣
附於青雲為賜不輕於白璧宜借齒牙之餘論方隨月

且之更評况復名世之大賢夙負照人之高韻冰鑑既
澈權衡莫欺華袞之褒榮由於一字筆端之重勢軋於
萬鈞宜得真才乃稱清舉如某者襟靈不慧搗挾非工
無軼倫泛駕之才乏聳壑昂霄之譽天心月脇思測究
而未能蟬腹龜腸覺空虛之可愧夙受過庭之訓勉從
鼓篋之游肄業芹宮叨塵貢版登名槐市遂褫儒紳自
知漫畫之何功竊幸蠟鞭之已售一隨仕版幾閱周星
謀身真類於蠅營學古敢譏於狗苟塵容徒抗素志難

仲何期樸樾之材獲託焚煌之坐後覺之望先覺敢忘
鑽仰之勞小巫之見大巫其如神氣之盡豈圖甄錄遂
及孱庸忽飛振玉之文俯擢沉沉之迹仰銜特達益愧
空疎此蓋伏遇判府先生道覺象先智該事表運真機
而博照廣厚德而兼容事君以人期臺萊之並用有教
無類雖狂狷而不遺致此冥頑亦預收采某敢不行其
已學勉所未能庶堅稽古之勤益勵立身之節戴丘山
之賜豈易勝任殫犬馬之勞敢忘報效仰酬真賞誓竭

微生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蔡侍郎舉狀啟

右某伏准照牒舉某堪充兩學官者登彥升之龍坂素
荷品題預文舉之鶚書再叨論薦恩踰所望愧溢於榮
竊以霜翰半垂發翔鷗之逸響電鋒既露息衝斗之竒
光苟不遇於真知誰復明於妙質在物情而尚爾豈人
事之或殊雖持黃卷之談難於自售必附青雲之士方
擅竒稱夷考舊傳茲為通軌故西山節義有待於仲尼

而東國人倫取評於有道驗得名之所自信遇賞之至
難有下惠之賢文仲雖知而不能舉脫石父之難晏子
善始而不能終舉知不間於卑微終始獨全於持重自
卯及翼曲盡生成之功若金在鎔重運陶鈞之巧畢茲
振古之能事宜屬名世之大賢况太學號賢士之關而
辟靡流道德之富凡遇橫經之妙選莫非稽古之名流
宜有真才方稱清舉

原注某以
後同前

謝詞學科第二人啟

案宋史本傳才邵以大觀
二年前上舍釋褐為顛汝二

州教授故啓有連分教於二州之語其
中宏詞科在宣和二年也附識於此

效薄材於衆體文慚白璧之立談叨優選於兩科名協
青氈之舊物荷甄陶而不棄揣蕪累以何堪幸出望初
愧生榮表竊以圓虛著象燦東壁之祥輝丹穴儲經富
西崑之祕典既并包於道籥寶光啟於言筌書契聿興
簡編攸著發真機而覩奧會衆妙以同歸炳若丹青式
如金玉固垂世以不朽豈能言之或加自道術既裂於
多岐而談固競張于長喙空傳炙輠何取繡鞶由漢以

還在唐之盛咸設科而稽古復崇雅以敷文皦若淵雲
之華富哉賈馬之興代言振藻常楊益務於深仁鳴道
吐辭韓柳獨稱於卓偉凡同工而異曲蓋接迹而比肩
騁翔蛟躍鳳之殊姿振擊石鏘金之雅奏淫哇革矣漸
臻灑噩之風翫馘乘之肇自凋殘之際三分曷峙繼以
浮虛五季氣衰溺於卑弱追惟衆作之蟬噪僅同兩部
之蛙鳴攀徃轍以無由循末流而益遠言而無據何異
說鈴博矣不文翻同書麓辭林競秀翩翩依草之落英

學道隨波汎汎浮陽之細鬣占一長者蓋寡矣欲兼得者其難哉革害道之淫辭振揆天之不律克全能事實待熙朝誕闡彌文式光成憲刺六經而作制炳三代以同風雲章倬彼以昭回帝典坦然而明白觀人文以成化德被八區若慶雲之垂光物皆五色既詳延於俊乂咸列布於清華載設殊科博求異等該古今而撫實豈若鏤冰儷繪繡以飛文寧同愚賈兼二難而遴選分十格以命題務收潤色之才以為該博之勸丕昭彞憲備

載溫綸自非埒富五車漱芳百氏言泉川湧辭彩霞敷
高丈得論著之宜大筆極鋪張之妙則何以仰膺選擢
式副簡求接逸軌於文場吐竒葩於俊域如某者襟靈
不慧標置非竒無軼倫泛駕之長才乏聳壑昂霄之素
譽天心月脇思測究而未能蟬腹龜腸覺空虛之可愧
夙受過庭之訓勉從鼓篋之游泮水賓賢首玷貢書之
選成均舍法遂叨解褐之榮連分教於二州閱周星者
十載粗溫舊業敢怠初心難期丹桂之兩枝妄意鉛刀

之一割載驅庸幹試竭瑣才思乙乙以難前直類操舟
而上水源涓涓而莫繼益驚燥吻以濡毫顧安取於媿
青幸獲逃於曳白制乏雄渾之作箴虧頓挫之規代表
述情難繼義山之甲乙冠篇紀序終懷杜牧之慙惶方

虞黜惡以堪羞敢謂包荒而兼取載循僥冒實有因緣
此蓋伏遇知舉尚書先生道覺民先識該繫表揭照人
之逸韻富經國之遠猷量宇淵停雋峰嶽立擅清芬於
藝苑策高步於天衢分職春官班列峻聯於玉笋調元

台鉉姓名行覆於金甌肅奉詔音典司文柄多士聳聞
於風采羣才定價於月評事君以人期臺萊之並用有
教無類雖狂狷而不遺致此冥頑亦預收錄某敢不行
其素學勉所未能庶堅稽古之心愈勵立身之節戴丘
山之賜豈易勝任殫犬馬之勞益圖報效仰酬大造次
答真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及第謝李宣仲啟

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御集英殿放榜蒙恩賜上舍及第

者文陣競馳已並驅於六驥壘封誕告復間列於三龍
再逢乙覽之明俄擢甲科之峻顧惟忝冒實有黃緣此
蓋伏遇宣仲先生厚德兼容深誠善誘各言爾志常形
與點之褒有教無心曲盡鑄顏之巧致茲庸品亦預殊
榮未趨謝於賓閣遽辱貽於緘翰其為感佩曷罄敷宣

謝劉運元啟

伏審優預選掄榮膺薦送伏惟歡慶恭以某官稟資和
粹植德深純每懷稽古之勤以勵立身之操效職雖縻

於武弁干時常慕於文階茲試藝於漕臺遂登名於天
府事既從欲榮宜沓來預聞吉音方深慶拊屬拘寒疾
阻詣賓闕辱枉騎以見臨兼貽書而垂貺其爲感悚豈
易敷陳

賀解元啟

伏審優中試程榮膺賓薦賢能彙進閭里增輝伏惟歡
慶恭以解元先輩識量恢闔性資明粹筆力敵萬鈞之
重詞源傾三峽之流潛心深造於道真燭理洞觀於繫

表當一千年之際會出應旁求指九萬里以扶搖共期
遐舉果逢真賞遂踐亨途佇觀名奏於槐宸慶即香浮
於桂籍屬拘寒疾阻造賓閱辱枉騎以見臨復貽書而
俯賁荷謙冲之過厚覺震懼之彌深感悚兼懷揮染難
盡

謝解元啟

伏審飛步詞場薦名天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當國家
隆再造之基俾英俊趨彙征之吉建首善於行在所命

論秀於鄉大夫率由三歲之規徧下十行之詔懋著得意丕闡大風宜有異能出膺妙選伏惟解元學士受才全粹植德深純學造道真文觀天巧久擅賢書之譽茲充俊域之英共觀鴻漸之初孰測鵬圖之遠經明而取貴仕將同拾芥以非難賦就而奏嚴宸行奉凌雲之殊獎幸聯親契倍積慶悰顧修賀而未遑辱摛辭而俯賁謙光有暉愧汗欲流敢不拜嘉永以為好謹奉狀陳賀

兼謝

回謝貢元啟

右某伏審飛步芹宮登名天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於
皇熙朝推廣教法薄海萬里如周六鄉况陸海名邦毓
粹不專於美玉而神錐素譽處囊必耀其銛鋒宜有真
才出膺妙選恭惟貢元學該古訓品冠月評觀天巧以
摘華叩象先而覩與已就垂雲之勢難淹逐電之蹤鄉
老獻書遂觀光於璧水成均定論行拜命於槐宸方賀
厦之云初辱灑毫而俯賁聲諧韶濩價越璵璠徒驚躍

鳳之竒詞曷稱擲蛙之隆賜謙光有暍愧汗欲流敢不
拜嘉永以為好謹奉狀陳賀兼謝伏惟照察

賀晏提刑冬節啟

伏以嶰瑄葭灰氣驗一陽之復星珠月璧時逢長至之
臨慶萬彙以告新宜百祥之來集恭惟提刑郎中夙攄
遠業茂著顯庸方臨按於列城以肅清於庶獄對此亨
嘉之會坐膺福祿之歸屬待次於鄉邦阻稱觴於門仞
其惟善頌但切馳情

回賀冬啟

氣兆天元首冠三微之統陽為福類適符七日之來宜
有殊祥寶相厚德恭惟某官風猷凝遠業履端良才應
用而有餘器無施而不可慶由天錫道與時亨茂對令
辰允膺殊祉方圖馳賀先辱貽書感愧兼懷敷宣罔既
回賀郎官啟

伏審肅奉宸恩榮躋郎位得人之慶有識所同恭惟某
官德量恢宏性資警敏振英猷而絕俗蘊深識以造微

學有淵源發經邦之妙旨文推瞻麗揭藝苑之奇標卓
然濟務之才允矣致遠之器久騰聲於俊域茲飛步於
顯途佇入對於清光必仰當於隆眷未遑贊喜先辱遺
書仰荷謙光益隆震懼

回郴州安撫折樞密啟

伏審光膺宸制榮殿帥藩奉一札之溫言總十連之重
任夙馳驛報允愜輿情恭惟安撫端明樞密德茂直方
氣全剛大蘊代天之遠業負經世之傑才道足以康濟

斯民行足以師表當世名久喧於絕域辭高躡於詩壇
逢時亨嘉致位通顯既自結於隆眷乃進陟於近司入
陪帷幄之明謨出領藩宣之遠寄巖瞻增峻台象合符
咸稱黃霸之神明民既蒙於實德深知弱翁之治行朝
方賴於正人即被賜環佇期當軸某承顏未遂託芘惟
深馳慶牘以未遑辱珍函之俯賁其為慚荷豈易敷宣

賀董參政啟

伏審光膺綸制擢貳政機望實具孚搢紳傾仰竊以時

方熙洽治格隆平妙選羣才用康庶事矧惟參贊鈞衡
之重任必得陪預謀謨之大賢成命既行師言咸穆恭
以參政稟資全粹植德剛方負經世之遠猷蘊造微之
深識學貫天人之奧辭諧韶濩之音爰造廣廷仰承大
問果以忠嘉之論自結聖神之知允當側席之求獨冠
諸儒之右聲華遐振注倚實隆繼密侍於經筵幾徧歷
於憲府肅持從橐進貳天官雖資銓綜之明終賴弼諧
之益茲膺殊眷用究遠圖某幸託里閭獲依庥庇共慶

得賢之盛輒攄贊喜之誠

賀葛司成啟

伏審顯膺綸綍榮領膠庠陞禁從之華資處儒官之極
任既頒成命允協師言洪惟熙朝欽若成憲期道化周
流於宇內而賢能悉墮於彀中遠追三代之風肇建十
學之法觀而化者瞻雲漢之成章推而行之宜紀綱之
具舉東求明德之碩輔俾總內外之師儒顧非鉅賢孰
膺隆眷恭以司成先生際天蘊識名世標才懷經濟之

遠猷秉柔嘉之彞德英辭川湧既源深而流長縟彩星
陳獨芒寒而色正會逢華旦自結深知飛逸步於亨衢
騰休聲於輿論遂亟膺于新渥爰峻陟于近班多士聞
風遠邇再聆於木鐸嘉猷入告姓名行覆于金甌某稟
質無庸受知有素逖瞻恩館思伏砌以末由倍積慶悰
第依風而結戀

賀留守張子公啟

肅膺明命坐鎮雄藩謹千門管鑰之嚴總一道兵民之

寄甫頒條教已播歡謠恭惟某官志在斯民望隆當世
蘊康時之賢業為全德之名臣飛步英躔早共推於遠
識揚光禁路已茂著於殊庸起自真祠來臨巨屏寧久
勞於師帥即入贊於謀謨自顧非才荷知有素雖聞風
而竊抃欲修慶而未遑仰戴謙光彌深震懼感慚併積
敷述奚殫

回賀正啟

寶曆明時協三陽之交泰化鈞播物當萬彙之發生惟

時秉德之賢宜擁自天之祐恭惟某官性全真粹道契
中和稟超世之英姿廣照微之遠識既親迎於華旦宜
優踐於禁塗茂對佳辰備膺盛福未遑修慶先辱飛文
感愧併深敷述難盡

賀許主簿發解啟

伏審試藝漕臺登名天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伏惟歡
慶恭惟主簿學士植德深純懷才通敏掃雲烟於筆下
羅星宿於胸中淹該見稽古之勤深閱真致遠之器美

由世濟學本家傳豈惟文采之尚存固亦公侯之必復
果能逸步振迹英躋慶賢路之已亨透天衢而非遠佇
聞一歲俱中兩科用追配於前人遂立登於要路別膺
迅擢式究遠圖嘗獲承顏豈勝贊喜屬拘寒疾阻造高
閔辱騎從之見臨委英辭而寵貺謙光有暍愧汗欲流
敢不拜嘉永以為好其為感悚豈易名言

回謝除軍器監啟

素宋史全文續通鑑紹興十一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劉才

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曰館職寺監丞乃郎官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必擇他

曰可補侍從之闕者後才邵雖以見
嫉出守而終致從列云附識於此

叨奉宸恩俾司兵監抗明威而懾不類式當右武之時
除戎器以戒不虞尤慎鳩工之職將使無敢不弔庶乎
咸精其能豈伊瑣才堪備繁使靜惟所自顧豈無因恭
惟某官厚德兼容清機博照借之獎引致此叨踰圖修
謝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謙光有暉愧汗欲流感佩實
深敷陳難既王春肇序賢路方亨仰冀節宣即膺除召

謝李樞密應求啟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差遣西掖備員慚無善狀左符出
守叨被恩私茲已見於吏民第兼懷於感悚伏念某材
侷樗散識謝龜長本無超詣之姿但守迂踈之學頃隨
官牒寢厯官曹豈敢覬於華塗庶獲安於素分誤蒙除
擢累沐褒遷遂從常僚叨升從列曾未圖於報効已自
速於愆尤仰賴矜憐曲加容貸俾之治郡得以臨民荷
寵過優撫躬增惕靜惟僥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樞密
厚德鎮浮宏才絕俗據經綸之遠業贊帷幄之深謀仰

推樂育之心曲借吹噓之力致茲庸陋亦預甄收某敢
不欽奉詔條恪居官守宣布中和之政誓殫夙夜之勤
益勵頑姿仰酬恩造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漳州到任謝馬運使純啟

西掖備員慚無善狀左符出守叨被誤恩初見吏民稍
知土俗惟臨漳之右郡迺東越之故墟事簡民淳昔有
道院之號地連壤接今多鄰寇之虞必得通敏之才以
當師帥之寄顧惟朽鈍豈所克堪幸屬部封之中託庇

使華之下恭惟運使直閣少卿氣全剛大識造幾微夙
馳譽於英躔遂騰輝於要路升華卿月進直道山暫分
持節之權行奉賜環之詔豈圖庸陋獲託庇庥感幸之
深敷宣難盡

答漳州倅傅安道啟

當瀕海之郡慚共理之非才依別乘之賢得親仁之為
幸佇瞻符采傾聽車音恭惟通判學士深識達機偉才
絕俗美由世濟學本家傳英辭夙振於金聲妙思潛窺

於天巧上林標秀時論高推方觀展驥之初難測追風
之駿豈久留於逸躅行入踐於要塗顧惟微蹤嘗忝先
契相持于艱難之際何殊於骨肉之親况披雲久切於
素心而蒙霧今資于餘潤未遑馳問先辱貽書發謙光
而照人敦夙誼以警俗珍藏惟謹感慰兼懷

答漳州倅侯經叔啟

罷直西垣効官東越難副分符之寄幸親別乘之賢承
教有期嚮風竊抃恭惟通判學士躬全德業識造幾深

高文摘藻火之華與學富淵源之蘊名馳俊域望聳士林方茲展驥之初曷測簡雲之遠敢圖天幸獲接風猷顧馳問之未遑辱貽書而俯責情文交煥感愧併深姑竭報誠仰酬謙德

答漳州倅林無斁啟

罷直西垣効官南土叨被分符之寄幸親別乘之賢承晤有期嚮風竊抃恭惟通判學士凝資通敏毓質純明負濟務之全才蘊察微之深識驥足已展共觀賢路之

亨鴻羽為儀行遇天朝之選方圖染牘先辱飛文荷謙
德之彌光撫微衷而增愧輒伸報問用布謝誠炎暑向
闌保頤為祝

答蕭崇仲致政啟

西掖備員初無善狀左符出守叨被誤恩矧惟東越之
邦正屬高陽之里聞風有素承教指期恭惟致政朝議
守量深閔材資通敏夙馳譽望茂著猷為宜要路之立
登向急流而勇退振高風以激貪懦全素尚而樂山林

豈惟德齒之兼尊固亦言之可法方期望履仰覲垂
車顧記牘之未遑辱書滕之先及曲加賁飾益荷謙光
感愧俱深書言難盡

賀蘇漕伯衍啟

伏審紫詔示褒皇華分遣推慷慨澄清之志總輸將舉
刺之權列城聞風延首以聽恭惟運使郎中稟資貞粹
造道深純懷濟務之長才負康時之遠業雍容雅望卓
犖竒標信追配於前人豈惟文采宜立登於要路久播

輿評亟當銓綜之司茂著甄明之譽輒從省戶出擁星
輅既聲實之具孚宜觀瞻之增聳第恐未容於煖席即
聞肅駕於追鋒自惟駑緩之資夙仰家聲之盛頃緣幸
會得奉周旋茲剖郡符正依使芘欣慰之切敷述奚殫

回趙路分都鈐啟

伏審光膺神制榮領兵權承已涓辰遂諧視事恭惟路
分都鈐天資擢秀風骨標竒智略縱橫素蘊六韜之妙
威稜震耀屢收百勝之功專一路之權總八州之旅暫

資籌畫用坐鎮於海邦宜被寵光諒行膺於節鉞益隆
睿眷實副輿情某叨奉綸恩俾司郡寄顧未遑于馳問
乃先辱於貽書感佩之私敷宣罔既

賀吳措置啟

原注
名嫩

頃接台光復歷歲時之久今茲天幸側聞旌旆之來會
面有期嚮風增抃恭惟措置知府寺丞風猷凝遠學術
淹該才應用而有餘器無施而不可久聯朝籍茂著英
聲譽望益隆搢紳推重暫領藩宣之寄未攄遠大之圖

屬茲經界之行實為仁政宜得敏強之吏以稱上心果
肅奉於俞音出按臨於閩部副茲選擇深明推舉之才
行聽褒嘉進預清華之選顧惟衰晚遠借庇庥延望使
旌俯臨山郡庶獲承於教約用少慰於傾馳

與漳州交代王伯楷啟

案啟中有豈有告新之
政語蓋伯楷乃繼才邵

而為漳州者
附識於此

眷惟恭梓之邦密依仁里久積披雲之願未遂夙心何
期衰晚之蹤獲託交承之契實為幸會豈易名言恭惟

交代知府朝議德宇深閔性資全粹高詞粲乎藻火遠
識造於幾微負名世之家聲蘊濟時之術業備膺委寄
茂著聲猷豈惟文采之尚存將見公侯之必復暫分符
竹臨守海邦自愧庸虛豈有告新之政共知豈弟已喧
來暮之謠佇宣布於中和以撫綏於閭里延望之切敷
述奚殫

答漳州交代張子文啟

業啟中有幸躡高踪語
蓋子文乃先才邵而為

漳州者附
識於此

叨奉宸恩俾分郡寄揆才弗稱為幸則多遺風易遵獲
繼虞公之後舊政必告方資令尹之忠餘暉所加綿力
知勉恭惟交代知府朝議風猷凝遠業履端良才應用
而有餘器無施而不可士林歸重朝論推高天心深念
於遠民海甸暫淹於逸步量功計日成宗壙於旬月之
間賣劍買牛除羣盜於奪攘之際民既安堵功高列城
屬當報政之期行受褒賢之寵顧慙薄質幸躡高蹤條
教可觀宜後來之取法獄市為寄庶至論之獲聞圖修

問而未遑辱貽書而俯賁謙光有眩震懼彌深徂暑向
關承顏非遠更祈葆厚用副傾依

賀宏詞魁洪學士啟

案宋史全文續通鑑紹興十二年二月辛卯給事中

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承務郎洪遵等敕賜進士出身上曰此洪皓之子父在遠能自立忠義之報也遵以遵為魁選授秘書省正字建炎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者自遵始故啟有云豈比詩人到月宮而遽止遂同仙種邀銀闕而高翔也又云頃緣參校敢擅品題蓋才邵當時亦與考官者矣附識於此

伏審榮冠異科肅膺新命得人之慶有識所同竊以負

稽古之勤得摛辭之妙本末相副古今所難撲學無奇
真類操金之愚賈浮華自媚僅同依草之落花既非文
質之具宜何以縱橫而應用於皇聖且不闡文風設科
既襲於前規立制復增於舊格博延茂異期副簡求宜
有傑才克當妙選恭以正字學士士林偉望俊域奇標
英辭鋪經緯之文默識富淵源之學果摭絕藝獨冠上
游豈比詩人到月宮而遽止遂同仙種遡銀闕而高翔
賢路已亨禁途伊邇某頃緣參校敢擅品題以嘗從事

於斯尤欣先覩之快驚來者之可畏慚少作之未工繼
聞俞音倍深慶抃未遑贊喜先辱鳴謙枉從騎以寵臨
委華牋而申賁情文過厚感愧交懷佩賀實深敷宣難
及

回孫尚書啟

某啟夙欽碩望每懷仰德之勤坐想英姿未遂款顏之
幸嚮風結念與日俱深恭惟某官履行端良性姿全粹
負康時之遠識真名世之傑才賢業足以追配於古人

聲華足以高視於當代發經郭之妙旨擢藝苑之偉辭
頃自禁塗遽淹逸步濁水豈汚於明月微雲空點於太
清果逢公道之行大釋羣情之鬱顧未遑於馳問乃先
辱於貽書銘佩難忘感慚併集

賀劉太尉啟

先奉渙恩榮膺重寄威名所被遠近咸瞻恭惟太尉相
公性稟沉雄器涵果毅夙擅折衝之譽深明禦侮之方
肅擁兵麾暫臨海甸佇掃除於郡寇以茂著於顯庸即

拜恩榮仰當褒數新涼入候秋暑向闌更冀保頤用副
頌願

謝薛安撫直老啟

知府安撫殿撰材周時用學造道真高文燦藻火之章
深識蘊著龜之知夙被殊眷徧歷要塗以祕殿謨述之
司當大府連帥之任聲華彌茂望實兼崇行膺溫詔之
丁寧入踐近班之清切

與鄭守啟

伏審光奉絲綸榮當藩翰屬官期之甫及擁騎從以遠
臨先聲所加衆望均愜恭惟知府少卿性全真粹德秉
剛方負致遠之逸才蘊惟幾之深識學窮至曠文播竒
芬自策足于亨衢即飛英于朝著無施不可所至有聲
郎位既列於南宮卿月遂升於金掌當朝家急賢之際
協師帥惟良之求暫輟高賢俾膺重寄旌旆將及士民
佇瞻宣化承流暫煩于綏撫昔襦今袴行播于歌謠共
知暖席之未遑即赴追鋒之促召顧惟涼德獲奉真祠

素勤仰德之誠即遂披雲之幸其為欣慰倍集情悰

欽定四庫全書

樵溪居士集卷十

宋 劉才邵 撰

序

唐開元禮序

唐禮之載於成書者有三其聲明藻色發越璀璨完然
為一王制莫如開元蓋自高祖受命太宗以英睿之資
實左右之祓除氛祲廓清天步芟繁夷類民樂息肩因
奠其室廬燠而哺之典章文物之盛勢未暇及逮貞觀

間治隆化醇海縣謚如迺益眷禮儒學論講憲章詔房
玄齡等增修禮文成百三十八篇然大率仍隋之舊厥
制未備高宗顯慶中又命長孫無忌等重加纂集頗附
益之至一百三十卷而義府敬宗之徒多希旨傳會蕪
雜不典當時固已嗤鄙之其後二禮兼行凡牴牾不合
者有司臨事參攷無復定制明皇勵精圖治懋建丕烈
受報收功中外禔福菟袞闕逸斧藻隆平於是追復先
王垂憲倣飭前作而是正之茲其時矣開元十年命韋

緜為禮儀使實掌五禮十四年王岳建言請刪去禮記
舊文而益以時所施行者帝重其事下集賢院議之學
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貞觀顯慶禮宜
加折衷以為唐禮詔從其議俾徐堅李銳等撰述其後
蕭嵩代銳復奏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由是牲幣
之用鼎俎之器多寡豐殺之節升降揖遜之儀莫不完
具矣攷觀昔之論治者於禮樂則曰不相沿襲此特指
其迹耳若其意豈有今昔之殊顧制作當其時論著得

其人斷而必行有其志則先王之盛豈難致哉自秦變古所以善民心而出治道者掃地無餘漢之叔孫通始定綿叢之儀徒取論卑而易行故後世庸師陋儒甘心於殘編脫簡之間而時君世主往往視為闕踈不以經意間欲有所設施卒無所叅訂因不復置議安能作為大典以傳來世明皇獨能遠覽治古因時有為招延該洽俾加論著取尊經之宏議斷而必行用能新一代典禮垂光無窮顧不偉哉抑嘗即其時而論之貞觀之治

非不盛也必待開元而後備者猶大鈞播物塊北無垠
機發輪運一息不停然寒暑之功久而後著是以周之
禮樂至成王而庶事備蓋緝熙而增光之理實有待唐
之制作何以異於是耶韓愈嘗讀儀禮惜其不及進退
揖遜於其間夫周室遠矣使愈出於開元時其所願欲
庶幾獲償云

記

容膝軒記

友人某作軒名容膝來求文以記僕為文不工復不暇
為因為求其說且曰誠與子意合幸為書之昔焦先作
蝸牛廬取足容身自措於世所不堪之地而甘之蓋其
性異於人自應與狐兔同羣管幼安生長潛逸名動當
時黃初以來雖玉帛屢降終不能致則以時不可故優
游以卒歲今子才具過人生於登崇俊良之時行且出
頭角取高官坐大府而蔭華棖乃徜徉一室間復掇隱
者之語以名之吾有以得子矣夫處甲乙大第而願指

如意與託身蓬華腹飽葵蓼於此將孰好孰惡當不問而情所同也明智之士其好惡豈異於人之情哉誠有以處之而已方居窮約時自以為道當爾不復起倖心及其志得欲從人固不以為侈則曰是外物其敢恃以夸世故人徒見其窮居而欲去之速如熟者之惡火愕然外慕如渴者之望漿其得失復如何也然則既當平世尚可隱至如安分守義之事自不可須臾離也子之意儻出於是乎客以為善忖度者也遂書之以歸

仁榮軒記

宣和二年冬某待次于京師居多暇日得披圖散帙為自娛計一日有客見過相與評論終日客問學淹貫而精於明理者語及靈篇所載盛德事因曰隆平之世道洽歲稔協氣充塞而諸福應之宜無彼此之異及觀所出則有曰某郡有曰某家者天意若曰是能承流是能率化因以旌之故茲瑞物不約而符或者疑焉謂造物者不如是之規規也是大不然胡不觀堪輿之所亭毒雨

露之所濡曾無際限然嘉生美植不出於堯堦斤鹵之地豈銜異效竒固自有在耶夫深知所自不忘歸美縉紳學者之事也推原象數紀載厥實垂之無窮工於文者之責也彼區區臆說妄疑造物者之勞而不知有冥契者豈理也哉予甚服其言至當因提筆疏之後數日得從兄文仲書啟緘讀之辭頗諄複曰兄近營室於居之東南一里許為子弟講習之所既成旁之草木蒙密有足厭者遂課僕芟刈且戒之曰凡荒叢惡蔓繁柯

蠹枿能蔽虧佳趣者汝除之宜力既三日訖事來告試
往觀焉則向所厭者豁然頓除篩風漏月清意滿前其
中復有雙楓相去丈餘其上合而為一渾然天成無有
豐瘳因竊自慶得生盛時游處庠序凡殊祥顯符接於
聞見者耳飽目熟今茲復得以朝夕愛玩其為幸顧不
厚哉欲作一軒對之時與親朋觴詠於其間少攄頌嘆
之意子其為我名而記之某讀已迺自惟忖將遂為之
則才荒句累非工於文者欲止則兄實謂我勢不得辭

是無一可者莫若取所聞於客者而申其說夫至和薰
蒸因物呈露而瑞木之生出於兄家固有以致之所謂
不約而符者耶兄以生斯時為幸作軒以賞之所謂深
知而不忘歸美者耶楓為良材與榱桷豫章比而自昔
騷人賦家多取之其與凡草木固有間矣今乃效祥於
講習之所異時將有學成而膺構廈之選者當為傑才
巨楹而其名聞又將為談說者所樂稱道耶兆既以此
告矣謹按晉禎祥說連理仁木也而為頌者有殊本同

榮之語輒稽合二義請名以仁榮謹記

論

叔孫通論

甚矣人臣進言之難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蕭何營未央宮高帝怒其壯麗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議者咎何不能廣帝意崇簡儉乃示侈後嗣建章至於千門萬戶豈無所復增之謂也其後魏明帝遂藉何之言

以拒陳羣辛毗之諫張釋之奏犯蹕者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王肅以其言重於為己輕於為君不忠之甚廷尉天子之吏也不可
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乎二子皆賢臣其所
建白未能無失遂取譏於後世況才不及蕭張而以依
阿取容為心者乎觀叔孫生之言何其思之不深而計
之不熟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
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具言且曰子孫奈何乘

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其意固美矣語及宗廟而懼孝而敬也已作而急壞之納諫而改過如此其速也通於是時正宜具陳古昔聖王欽奉祖考容受直言與夫無文過遂非之累以將順而卒成之且請宣布帝意亟罷其役俾臣民曉然知之猶之日月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君德乎如是則其後設有過舉當能改而不吝不以從諫為屈也通不知出此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鳴

呼言之兆亂不幾於喪邦乎是教人君文過遂非則設
偽以掩其失耻屈於忠諫則矜辯以拒之此亂之所由
生也尚何以統承緒業而事宗廟乎况通之意以欲成
複道乃別為出游之廟是使宗廟避子孫而由別塗也
出游離宮因取櫻桃以獻是薦祭非出於誠心將以蔽
游觀之迹也惠帝悉行其說非特誣民且誣祖矣所謂
大孝之本乃如是耶世之庸醫有病瘍者造馬初不察
其脈理之虛實即取藥攻其內以伐其根傳其外以蝕

其肉識者或難之則曰吾知治瘍而已遑恤其他俄而
瘍潰瘍則愈矣而病者因枵然益虛氣體俱耗而藥之
毒殊未艾也豈不以取一切之效以為己利而至然歟
通其似之矣至如定綿叢之儀拒廢嫡之議則卓然有
過人者豈其智足以乘時而適味於多變乎

論漢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

臣聞立法者存不易之規嚴法者有不齊之情善識法
者原情以定罪因罪以用法不隨事而為輕重則無適

而不得其平矣文帝行出中渭橋有犯蹕者以屬廷尉
釋之奏當罰金帝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其言信美
矣又曰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
手足言至于此何其踈也夫廷尉者天子之吏用法不
可以傾而天子乃可以妄誅乎若曰陛下不即誅之而
以屬廷尉正以法之所在不敢輕也臣豈敢阿意以屈

法乎如此亦因以將順其美豈不優哉

論漢景帝明慎刑獄

漢書景帝紀中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臣聞制而用之者法推而行之者人法雖有一定之制務得其平然行法之吏或不能遵承至有苛刻貨賂之弊倚法為姦而刑用失中儻不加詳讞則屈法而縱有罪濫刑以及無辜不能無之其何以致治哉竊觀景帝之詔可謂得明慎用刑之意矣其後復下詔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用能遵孝文幾致刑措之業史臣贊之以比成康豈不美哉

論揚子法言中和之說

揚子法言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中和臣聞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天地之高厚萬物之散殊舉不能外中和之理蓋民心所固有也將欲立政其能捨此以有為乎所以收動化之功宜莫若乎此也是以聖人臨蒞天下其號令之所鼓舞教化之所薰陶寬猛以濟剛柔刑賞以示懲勸惟此之尚莫之或易中焉而無所偏蔽無往而不得其平和焉而無所乖戾無往而不適其宜故命

之而不應感之而作乎非因其固有還以治之能不勞而成功如此乎古之人有以立民極變時雍蓋以此也

論漢魏相奉行故事

漢書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聞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為治者必兼取於此則

古人之迹時王之制兩得之矣觀魏相本明易經有師法其於古今之變宜通貫而不遺矣至於論請則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其所開陳但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所言請施行之何哉若相者才識卓然過人必不泥於一偏蓋以後王之法其粲然見於施設之間者後之人能率由之因時制宜則易行而收功速者所以為識治體也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欲以奉順天道師古之意復見於此可謂

兩得之矣宣帝能納用之遂致中興之盛而功光祖宗其任賢之效歟

跋

跋李龍眠淵明歸去來圖

嵇叔夜阮嗣宗號稱曠達至其文辭頗務揚已銜異以貶剝當世有臭腐禪蝨之語夫志在於脫世紛反激而速之則其被禍害取讐疾非不幸也淵明蕭然自寄於埃壒之外初無忤物之累故其辭平淡有太古之遺音而

龍眠翁能於筆端寫出情狀使人觀之想見傲逸之姿
與林泉棲遯之趣歷歷在眼中豈與踞鍛問客白眼視
人者校遠近耶

跋王伯陽端溪石硯圖後

近世硯璞兼取鳳尾龍尾其間不無佳者然終不得與
端溪巖石抗衡蓋其材品超詣所從來久矣溪石最佳
者下巖質性堅潤而石眼暈數獨多工人復巧於礮治
形範竒古此其所以取重於世與人之所以能為世用

者蓋無以異夫全其所受於天而得所處如石之出於
下巖真粹內充而英華發於外如石之堅潤而多暈得
良師友琢磨而成之如石之遇良工以是而見用於世
則績效著於當年聲聞傳於無窮尚何疑哉東坡有言
曰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辨不能以盡一物之理
達者寓物以發其辨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伯
陽其得於此乎寓其辨於硯石俾觀者由小見大因物
悟已其用意豈小補哉

跋葛聖功詩

王惠迪見過出葛聖功所寄詩相示曰僕自少學焉蒙許以可教而是詩期待厚甚奉以周旋不敢廢墜今老矣欲世世子孫毋忘吾志幸執事者留意使區區所懷得以表見而不沒也某聞之者舊元祐中聖功試南宮論周秦強弱不變之弊如太倉公言病洞見根穴所起東坡竒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為太和令時所與唱酬進士也因相慶得人聖功由是名聞諸公間夫士

之所學患不至至矣而或沒不振不得所托故也聖功
詩文為二先生所識拔如此真不減昔人附驥尾登龍
門之榮也而惠迪能不負期待之意業履純固無少壘
缺諸郎才具過人必能終肯播之功而收倉箱之報也
是皆可嘉者其何敢辭紹興八年某月某日書

跋李似之諸公題陽炳文園亭詩後

兵械素閱部伍不譁三令而五申之使萬夫俯首惟命
之從此治軍之常也及威名夙著之將從而指麾之則

旌旗益明鼓角譟亮而士氣百倍此豈得之常法之間
哉山川之氣象園林之景趣因人而發揚顧何以異此
炳文氣調不凡知所慕尚致力于斯園久矣而英辭妙
墨發揚之致今乃得之來者試寓目焉當見雲烟改容
竹檜增翠水石花草無怫鬱不遇之態然後知斯言之
不妄古人謂詩得江山助語似未工由今觀之江山助
詩乎高流勝士其必有以處之矣彭城劉某書

跋李彥良兄弟玉山母墳瑞木詩

詩序於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曰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蓋事親而相戒焉所以為友彥良昆仲學夫詩而
能允蹈之宜至行之潛通也考之瑞圖連理仁木也非
修其本豈能致哉彭城劉某書

跋戴彥成挽辭

鄭子產卒仲尼傷之曰古之遺愛也感歎之意形於一
言而萬世之下得以想見餘烈後之作者鮮能知此若
半岳摧峯中河墜月金刀掩芒長淮絕涸等語徒務新

竒夸而非實雖載之竹素人不信也魏晉以來當路大
人倡為浮虛之習品題所加誕謾一律流弊之極遂至
於此無足怪者戴公彥成天資勁敏濟以公勤通守長
沙獲在樞密端明折衝籌幄同心戮力深蒙器賞既而
彥成受代東歸終於故居千里寄詩以助哀挽非惟念
舊不忘為時惜才足以警動頽俗而詞致深嚴言簡意
備與仲尼之歎子產蓋無以異長才懿行託於斯文決
不淪沒誠為不朽之榮然於此亦不能無恨焉三復是

詩老成逝矣之句向若壽齡未艾得逢進秉鈞軸之時
當首預薦延以究遠業決無生不能用之誚豈特為身
後榮哉

策問

試館職求言策問

求言貴廣聽言貴審用言貴於必行求之廣則雖遠而
不遺聽之審則雖多而不惑用之而必行則有以收實
效而非虛文三者相資以備不可闕也恭惟主上撫隆

平之運盡好問之誠勵精庶政博採羣言溫詔下頒虛
已延納咨詢所逮不問芻蕘咸得自竭無有壅蔽求言
之路可謂廣矣事之利害各隨所見理之當否雜然竝
陳分命從臣肆加詳訂既已區別無復混淆聽言之道
可謂審矣言而當理既已可行乙夜之觀仰膺睿鑒舉
而錯之以福寰區積弊以革大利以興行之之效蓋見
於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其何以加焉夫多識前代之
載籍學士大夫所應從事自昔盛時於斯三者必有不

約而同符者幸詳著于篇使得以觀考古驗今之識焉

試館職策問

聖人之作樂者內則本之於情性外則稽之於制度咸有法象豈苟然哉故聲於五行有自然之數音於八風有自然之位文之以聲則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貴於相成播之以音則動之行之詠之宣之贊之節之合而後和所謂五者八者豈可以闕一哉及考之載籍所傳乃或不然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其間自圜鍾為宮終

於應鍾為羽獨不言為商作君臣相悅之樂者但取徵
韶角韶而不及餘聲然則五聲無乃不備乎夔所論樂
其見於器者自琴瑟以至於石而不及於土音皆主於
和也而詩言牖民而欲其和何取於壎篪二器而已然
則八音其說不同又如此也

南省策問

用兵以耕名曰屯田募民以耕名曰營田漢魏行之大
獲其利暨我國家自淳化以來采議者之言兼用其策

設官以推行之置使以總統之於是寬閒之鄉荒棄之
壤悉加墾闢而地無遺利歲之所入不可勝計豈不盛
哉主上躬秉聖德纂紹丕基勤政務農規恢遠畧修明
法令以次舉行然所謂大利者未云獲也宜建議之臣
未能深明利害根穴而輕進其說乎將奉行之吏徒為
文具以塞詔令乎抑亦勸勞之術未施煩擾之弊未革
而標耒之人不皆樂趨於南畝乎夫用屯戍之兵募無
私田之民授之以可耕之田寬其租入之限宜若無難

者今行之既久成效未著是豈無說乎通於世務儒者之事也其考古之制適今之宜求其所以然之故詳著於篇將以觀論政之深識焉

武舉策問

案王林燕翼貽謀錄唐設武舉五代以來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

兵乏將帥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遂廢此科治平元年復置迄今不廢附識於此

兵法起於黃帝歷代用之其書日滋有三門四種之異其後浸失其傳而學者之所講習者七家而已其當時之所記後世之所師詳究其說宜在所置議也昔齊威

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今其書具在不識所附之兵法尚可考見而分別乎李靖以為張良之所學三畧六韜是也韓信之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今以良之運籌信之勝敵求之諸書所謂師而行之果何事耶因其書而論其人此所當盡心焉至於唐太宗謂霍去病暗合孫吳其所合者復何事耶其詳以告欲觀所蘊

中書後省召試武臣換文資策問

案宋史職官志載文官換

右職及武臣換文資文官待制武臣觀察使以
上願換者取旨其餘竝召京朝官或使臣二人
委保方許試換又云諸訓郎至進武校尉願換
文資者聽召保官二人具家狀連保狀詣登聞
鼓院校進乞試諸武臣試換文資於易詩周禮
禮記各專一經仍兼論孟願試詩賦及依法官
條試斷案刑統大義者聽宋史全文續通鑑載
紹興十二年七月戊午詔忠訓郎晏後令宣撫
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許換文資起居郎權
中書舍人張廣特不可上曰武臣換文資恐將
帥之才後難得也樞密張浚曰試而後換可也
上然之然則當時嘗專用召保而不行試換之
法至是復用試也第史謂試經書或詩賦斷案
刑統各義而不及策全文所載晏後事則止今
宣撫司專試策一道而此則為中書後省召試
策問想試法亦隨時因革而外官則試於使臣

京職則試於中書

省敕附識以備考

足國裕民之術莫先於務農故自昔願治之君必加意
焉恭惟國家恢隆興運獨收遠策休兵息民益固邦本
元元蒙惠得以奠枕農夫克敏而田野增闢以臻富庶
之盛維其時矣而議者尚慮勸相之吏或不能躬阡陌
之勞問閭之民或未盡捐惰游之習則殿最之法懲勸
之方所宜加詳矣夫考之於古而已試施之於今而可
行必有至當之論願著於篇以觀所蘊

